

體驗天人合一思想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的一個重要核心價值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國人傳統上認為，人體是天地之造化，和天地是不可分割的一體。這就決定了人生的最終目的是達到和天地和諧，回歸人的自然本性。《中庸》開篇講「天命之謂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來天是萬物之本，是一切價值的源頭。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賦，此生的目的即在回歸天命，實現內心向善的要求。由神韻藝術團主演、展現中華正統文化的「全球華人新年晚會」，令許多在場觀眾感觸很深，觸及到心靈深處最本質的天性，使他們從內心深處體驗到了古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新澤西州觀眾：幾乎每個

節目都讓我落淚

(明慧記者蘇青紐約採訪報導)二月二日下午，在新澤西州擁有一家旅遊公司的Dave Charles和太太April坐在記者前方的座位上，整個演出期間，只見April不停的用紙巾擦拭淚水。演出結束後，記者簡短的詢問了她的觀感。

「真是太優雅了。太美了，我哭了，幾乎每個節目都讓我落淚，太感動人了。」April說。

Charles說：「絕對是太美了，好極了。我在新澤西州擁有一家旅遊公司。我們從新澤西來這兒看演出。晚會傳遞了一個美好的信息，讓人向上，提升人們的道德。我非常高興我來了，我絕對會推薦這個晚會的。我會叫朋友們來看。」

這是純粹的『神』韻！

(明慧記者心笛紐約報導)教育家Ronald先生二月二日觀看了神韻晚會後，難於抑制內心的感動，再次購票並邀請四位好朋友一同觀看了二月九日晚的演出。

「再次觀看神韻演出，依然感到震撼，我想是因為他藝術上太完美，內容上太博大，境界上太深邃；他的每一個節目都非常動人。」Ronald先生看完演出後對記者說。

「我感到在一場文藝演出中，我既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象《岳母刺字》、《嫦娥奔月》，也看到了精神修行的文化積澱，象《善念結佛緣》、《升起的蓮》和那些歌曲唱出的內容，還看到了中國古典舞和中國傳統樂器在表現內心境界上的淳美動人……一場晚會，我感受

到了太多太多，既高遠又現實，既豐富又深厚，他不僅動人一時，更令人回味無窮。」

Ronald先生和Christin都表示，二胡曲《苦度》讓人感到洞徹心靈。「我真不知道，她（二胡演奏家戚曉春）是如何能把這個只有兩根弦的樂器演奏的那麼動人！」Christin感慨的說。

Ronald先生則說道：「我看過上海那十二個女孩子演奏的二胡，當時只是對她們用二胡演奏一些西方樂曲感到新鮮。如今聽了她（戚曉春）的演奏，我才感到，那十二個女孩兒的演奏沒有靈魂，她們只是在玩樂器，而她（戚曉春）卻是在演繹內心、表現精神感受。這是純粹的『神』韻！」

體驗天人合一思想



Dave Charles和太太April認為晚會可以提升人的心靈

(明慧記者周容、李慧容紐約報導)來美國十年的中國大陸中醫師胡先生與夫人從新唐人電視台及報紙得到紐約晚會消息，夫婦倆很興奮的說，「每個節目都喜歡，尤其是天幕佈景水平很高，歌唱更是太完美了，嗓子也開。」

胡醫師說，通過這場晚會不僅讓中國人可以知道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也讓西方人體驗天人合一的思想。尤其現在年輕人沒有接觸過中國傳統文化，不信神佛，這場晚會特別對年輕人更好。

「無神論」很「科學」嗎？

(明慧記者歐陽非撰稿)法輪功對神佛的信仰在迫害中被廣為批判，江澤民在1999年4月25日給政治局常委的信裡也喊「難道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在被「無神論」教育統治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大陸，「無神論」戰勝對神明的傳統信仰似乎是鐵板釘釘的「科學定論」，就連江澤民在出訪美國時，居然也問美國總統，為什麼西方科學如此發達，反而有那麼多人相信「愚昧」的宗教。

事實上，「無神論」從來都沒有被科學證明過——「無神論」必須要證明全宇宙中到處都沒有比人更高的生命，或者高到能創造人的生命——它證明不了，因為：

1) 「無神論」認為宇宙是無邊的（如果有邊，邊外面是什麼？那邊有沒有比人高級的生命？所以不能有邊）。既然無邊，又如何能探索完所有的宇宙從而得出宇宙中沒有「神」呢？這是探索的廣度問題。

2) 隨著科學進步，探索手段也越來越先進，過去探索過的地方要不要再用新的手段重新探索一遍呢？這肯定是需要的。而這種在新技術上的重複探索本身也是沒有止境的。這是探索的深度問題。

3) 如果存在比人高明的生命，那人家的技術水平完全可以不讓你探測到（比如，社會上經常談到的飛碟現象），他能看見人，人卻看不見他。這是低級生命探測高級生命的可能性問題。

4) 科學研究的對象所必備的一個條件是重複性。宇宙、生

命、人類的起源是已完成的事情，無法重複。這是科學本身的局限性問題。

可見，從探索宇宙的廣度、深度、可能性和科學的局限性上講，「無神論」不但沒有「科學」性，也沒有可操作性。連達爾文主義的先鋒戰士赫胥黎也承認：「從純粹哲學立場上看，無神論是站不住腳的。」

「無神論」最大的「科學」依據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然而，「進化論」不是科學規律，只是達爾文基於他觀察到的一些現象而提出的一種假說。這個假說一百多年來一直沒有被證實，目前仍然正在經受嚴重的挑戰。最典型的就是，如果人是進化來的，中間環節就應該是最容易找到的，可是，中間環節反而成爲「稀爲貴」的東西，而且找到的中間環節的真實性總是充滿爭議，得不到科學界本身的公認。

相反，有悖於「進化論」的證據倒是發現了不少，只是在慣性思維下人們故意迴避這些發現，這並不是勇於承認事實並敢於對已經發現的事實進行探索與研究的真正的科學態度。

「進化論」作爲一種假說得以普及，有賴於在教科書中被以謬傳謬的當作科學定律、科普知識大力推廣，人們也就慢慢忘記了它還是一個需要求證的假說，而直接當作了被科學證明了的結論。不但在普通老百姓中有這樣的誤解，就連一些受過很好教育的知識份子，當聽說「進化論」還是一個假說而非科學結論、現在很多前沿的生物學家還在尋找證據時，都會大吃一驚。

有了「進化論」撐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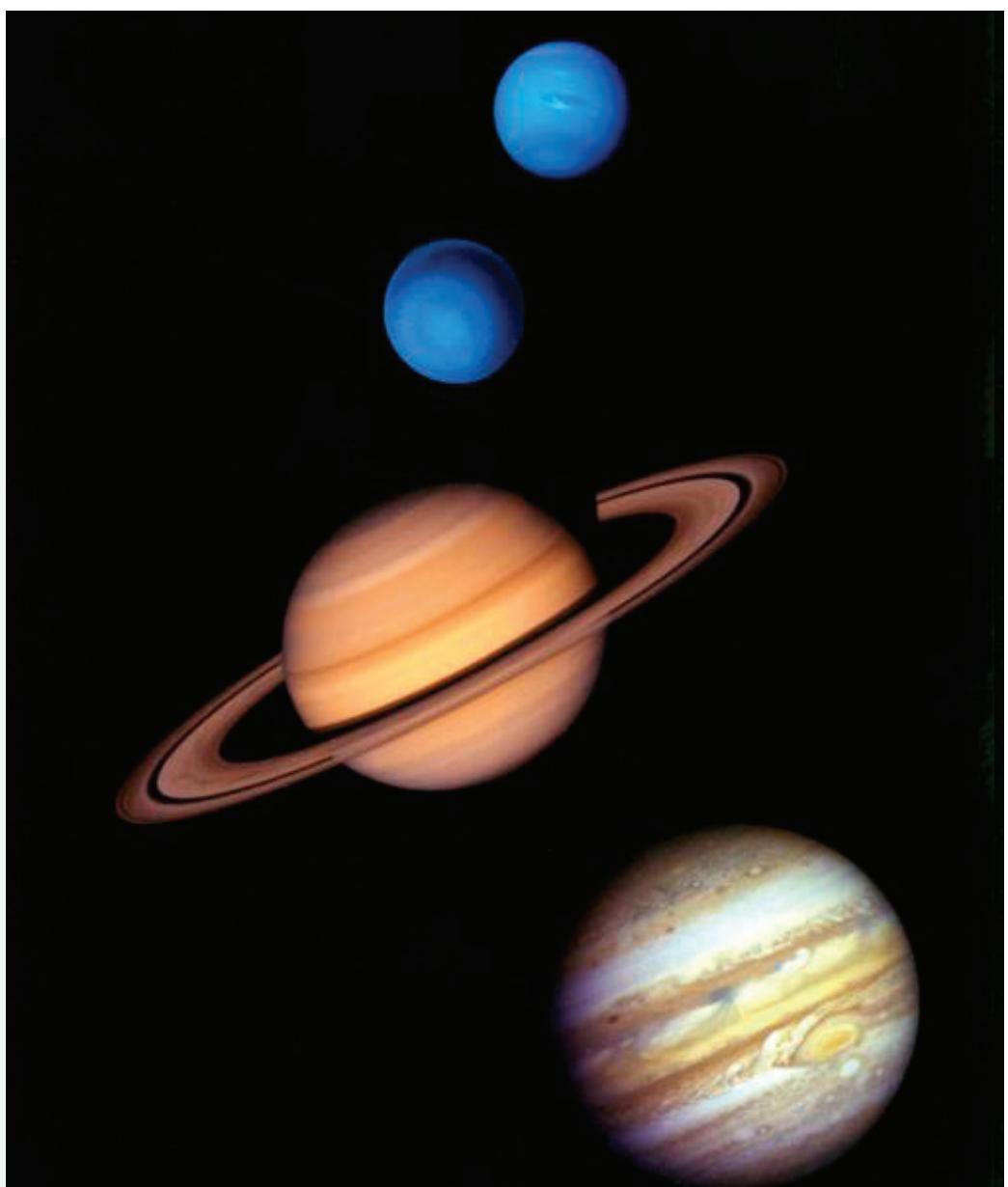
神論」也逐漸被許多現代人不假思索的接受了，對神佛的信仰反而被貼上了「愚昧」的標籤。

基於「進化論」假說的「無神論」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而人類對神佛的信仰早已存在了數千年了。對於信仰神佛者來講，神的存在是不需要證明的，是每天伴隨他們的一種事實。對於宇宙、生命等的認識，宗教或信仰也比「無神論」更能自圓其說。包括牛頓和愛因斯坦在內的不少著名科學家，正是在宇宙結構的美妙精確面前，感悟到造物主的無處不在，最後都走入了宗教。

牛頓有一位不信神的朋友，就是英國著名天文學家哈雷。有一次，牛頓造了一個太陽系模型。一天，哈雷來訪，一拉模型的曲柄，各星立即照自己的軌道和諧轉動，哈雷驚嘆不已，立刻問這是誰造的。牛頓回答說，沒有人造，不過是偶然有各種材料湊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哈雷無論如何不相信，認定只有天才方能造出來。這時牛頓拍著哈雷的肩頭說：「這個模型雖然精巧，但比起真正太陽系，實在算不得什麼，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製成它，難道比這個模型精巧億萬倍的太陽系，豈不是應該有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創造出來的？」哈雷從此也相信了神的存在。

今天計算機越來越先進，也許有一天，計算機會智能到思考它自己是從哪裏來的問題。是從石頭進化來的嗎？也許它真的找到一些不同時代計算機的發展「進化」過程，很可能在計算機中也會掀起「無人論」與「有人論」這樣爭論不休的話題呢！

「無神論」同傳統上對神明



牛頓拍著哈雷的肩頭說：「這個模型雖然精巧，但比起真正太陽系，實在算不得什麼，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製成它，難道比這個模型精巧億萬倍的太陽系，豈不是應該有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創造出來的？」哈雷從此也相信了神的存在。

的信仰的爭論從來都沒有結果。科學本身也無力作答，既不能肯定，也無法否定，「無神論」的進化論學者和「有神論」的神創論學者都看到了這一點。可是，越來越多的人在有神無神這個問題上的不科學態度，給「無神論」披上「科學」的外衣用來作為打人的棍子，恰恰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種種弊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心靈隔閡、社會道德風尚的嚴重下滑，做起事來的無所顧忌，因此有神無神不再是理論界的一個研究課題，也不是政客手裡的籌碼，而是關係到每個人生

活環境、生存環境的現實問題。自99年7月迫害「真善忍」信仰以來，只要看看大陸的社會道德問題是如何愈來愈嚴重，就能瞭解到「無神論」，特別是被獨裁者利用來剝奪別人信神權利的「無神論」，對社會的危害將有多大。

我們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去信仰神，只是希望大家能夠多一份謙卑，給浩瀚的宇宙多一份寬容，給信仰神的人們一個寬鬆的環境。

清平樂·梅笑

作者：妙蕊

紅塵累世，
泥裡沾污漬。
幸沐佛恩慈雨洗，
重煥潔心韻致。

嚴冬雪裏冰封，
億梅燦笑枝叢。
不負瑤天約定，
滿園喚醒春紅。

中國古人是世界最早天文學家

2005年，英國圖書館研究發現一幅中國「敦煌圖」是世界上最古老並準確的星座圖，因而得出結論：中國人在伽利略和其他歐洲天文學家之前就開始探索天體的奧秘了。

位於倫敦的英國圖書館於

2005年5月7日展出「絲綢之路：貿易、旅行、戰爭和信仰」，天文古籍「敦煌圖」與參觀者見面。爲了說明中國早期天文學的準確性，一張現代天體繪圖被同時展出作爲對照。

這幅公元七世紀的珍奇紙

卷長210厘米寬25厘米，顯示了1,345個星被編組在257個非星座樣式，連肉眼難辨的非常微弱星星也沒漏過。它把天空描繪成在圓筒球柱上射出的橢圓，而歐洲在15世紀才開始使用這種現代技術。

據巴黎觀測所的普熱得瑞(Francoise Praderie)博士說，「『敦煌圖』是如何製造出

來的又是作何種用途的都還是未知數，我們可以發揮無邊的想像力：軍事？旅行？還是相當現代的天體測量學？在圖表之前的雲彩占卜文字顯示了此星圖可能是用來占卜問天的。中國人有在天空中尋找神聖預兆的悠久傳統，因而導致了這空前絕後的精確星圖的誕生。」(原載《大紀元》)